

四 之 書 叢 迪 艾

近代名哲的宗教觀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上海博物院路廿號

近代名哲的宗教觀

目次

第一篇	到宗教的路·····	一一—一二
第二篇	宗教是什麼·····	一二—一九
第三篇	宗教對於人生的作用·····	一九—二九
第四篇	我的宗教·····	二九—三九
第五篇	近代世界中信仰的效能·····	三九—四七
第六篇	基督教與社會的鬥爭·····	四七—五三

第七篇 宗教與道德經驗……………五三一—五八

第八篇 宗教與理智……………五八一—六七

第九篇 我所知道的關於宗教的事……………六七—七八

近代名哲的宗教觀

第一篇 到宗教的路

(富斯迪 H. E. Fosdick 著)

大多數人需要宗教。他們要從宗教得到撫慰，得到平安，得到能力，得到道德的發動力。他們要將自己在對於上帝，靈魂，和永生的信仰中依附著，安息著。但是他們覺得他們在理智上，不配享受這種福祉。他們在性靈上需要宗教，但在心裏頭則時常恐懼，好像他們是在販運一種違禁品。他們不能把宗教辨析得明白；換句話說：他們不能使宗教理性化。

在應付這個問題時，我們最好應用耶穌所詔示他的門徒的方法：『他叫過一個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中間，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同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能進天國。』很明顯的，一個小孩子所能進入的天國，決不是藉着思考的方法而進入的，決不會需要邏輯的推理和科學的分析的。現在有一班宗教的近代主義者，他們想用科學方法來發明宗教。近代主義者說：你不能把科學和宗教在你心中分別的儲藏

着。一切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而偉大的發明，如進化說和各種自然的法則，在科學上是真的，在宗教上也是真的。近代主義者又說：依據歷史的事實，福音在智識界所獲得的偉大的勝利，是在基督教與新的科學和哲學相接觸，而能把牠體會起來，吸收起來，而運用牠的時候，就是基督教初次與柏拉圖哲學相接觸的時候。柏拉圖的哲學是要用理智來解釋人生。起初基督教很怕牠，後來有一班比較開通的人，把牠拿到基督教裏面來，同化牠，運用牠，這麼一來，基督教在初世紀中不但在道德上，並且也在思想上控制了一般的人心。到了中古時代，阿里士多德的著作，被人重新發見出來而介紹到西方去。基督徒見了牠又很懼怕。他們堅認阿里士多德的思想與基督教會的思想是不能相容的。可是比較明哲的人，如聖亞奎那 Thomas Aquinas 輩，體會了阿里士多德的思想，吸收牠，運用牠，所以基督教又能控制歐洲人的思想到數世紀之久。現在我們又遭逢同樣的問題。擺列在我們面前的，又有一個新世界觀，比柏拉圖的更偉大，比阿里士多德的更合理。如果基督教不理牠，這無異把牠自己沉埋在人類歷史的陰蔭裏，與黑暗連合起來反抗光明了。但基督教決不會這樣。教會的心必將

重新振作起來，體會這個新世界觀，同化牠，吸收牠，因此把牠自己變成更偉大，更健全。這就是近代主義的目的。基督教歷史上，靠着這種態度把福音拯救出來，已經不止一次了。這回一定還要拯救牠。因為從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直到進化論出現，使基督教發生能力的最要原動力，就在於牠之善於吸收和運用新的真理。

這些話固然不錯，但不是全部的實在。我們所要吸收，所要同化，並且把牠作為我們思想的標準的科學，固然是達到真理的一個方法。但是一個人要將這個方法應用於他的宗教，他的信仰，他的理想，他的願望，他的內心的需要和重生的經驗，那就不成功了。如果他拿科學的思想方法，應用於這些事情上，他必不能得到甚麼效果。

他於是要感覺煩悶了，覺得他的宗教經驗是不合理性的，是欺人的。這樣的情形在現今是多麼普遍呵！

所以，一個近代主義者雖然不肯把他的主義絲毫牽就修正，也必須承認：在宗教或其他精神的領域裏，單用純理性的方法，不能使我們得到最深的真理。在宗教，藝術，音樂，道德，這一類事情上，我們固然不要非理性的東西。但除非我們願意從理性

以外去尋找牠，我們就不能夠深入。因為有許多天國，非用小孩子的方法是不能進入的。

(一)先從美的方面說，我們人人都有美的感覺。濟慈說，『卽真卽美，』意思就是說：美的感覺是達到真理的一條途徑。但是美却不是單靠科學方法所能感覺到的。試將裴德芬的第五諧樂 *Fifth Symphony* 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你必將計算空氣波的次數，直至你畫成一個很精細的數學的圖表。假使有人對你說，『這就是第五交響樂了！』你必要回答說，『否，否，這是研究交響樂的一個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你必要說，『把那第五交響樂在我面前再演奏一回，我不再用理性的方法，去研究牠，要用我的美的感覺去體會牠』了。世界上有許多尋徵真理的方法却不是科學的分析所能概括的。灰鐵門一次往聆天文學家的演說，聽了一大篇關於圖表和統計的抽象的解說之後，說道：

不久我就不勝疲倦和苦悶，

悄然離開了會場而獨自徘徊；

在寒氣逼人蒼茫的夜色中，

仰望着一天星斗而默然神往。

你難道以為灰鐵門之聽天文家的演講，是尋徵真理的方法，而他後來離開會場，在蒼茫的夜色中默然仰望星斗，便不是尋徵真理的方法嗎？後者當然也是一種方法啊。

所以，就我個人而言，我將我的美的感覺應用於宗教。我並非不要把宗教弄成理性化。但僅僅止于理性化而不求其他，也是不可為訓的。我所感覺困難的，固然就是使宗教理性化，但我却仍要說這句話。我像多數大學生那樣，所難于解決的就是有神與無神這一個問題。在我學校生活的一個時期裏，我曾一度放棄了上帝的信仰。凡不能在理性上站立得住的，我都不願接受牠。任何人都不願意在他的宗教裏面音樂裏面天文學裏面，有不合理性的質素。然而我們不能單單靠着理性進入宗教的最深處，猶之我們不能單靠理性瞭解音樂的微妙，和星界的微妙。在我們裏面，必定另有可以資以應付的東西。『理論』Reasoning 不是尋求實在的唯一工具，至少還有美的感覺。而且理論的方法對於研究生命的奧秘，有時很顯得薄弱可憐。盡我們心力的線索

，終不能達到生命之海的深淵。感謝上帝，我們幸而還有別的工具。牠們能引我們到我們所及不到的地方；牠們並不給我們以哲學的信條，却給我們以宗教。奧古斯丁說：『衆美之美，至善的上帝啊，我看見萬象紛陳，新舊代謝，祇有你永遠不離開。』施其德博士說：使他始終不改變他的信仰的，是一種內的經驗，爲唯物論所不能充分解釋的。人世間有好多天國，都非我們所能用頭腦直接進入的。

(二)不但美的感覺如此，就是愛也未嘗不如此。愛也是應付「實在」一個方法。我們不能說愛是理性的，但也不能說愛是非理性的。愛與理性絲毫無關。以理性來衡量愛，其失於愛也遠矣。然而愛却確實的使我們與「實在」接觸。今試以理性的程序來解釋男女的戀愛，先用三段論法，其方式如下：

人應當戀愛，

我是一個人，

故我應當戀愛。

試設想一個人對這種論理的研究認爲滿意，于是進而對於被戀愛的對方作科學的分析，

以求證明對她發生戀愛是否合理。這還成什麼戀愛呢？我想就是哲學家也不會這樣去戀愛人的。

你可以藉着加減乘除，統計，歸納等方法，認識多種的事物，但不能由此知道人生最深奧的事。這裏有一個人認識他的母親。人之認識事物不能過於認識他的母親。

我們說我們認識了鮑愛爾的物理法則與愛因斯坦關於引力的最新理論，然而這個人却認識他的母親；這兩種認識之確實和可靠，至少可以相提並論的。鮑愛爾的物理法則也許有修正的必要，更正牛頓引力說的愛因斯坦也許再要受別人的更正，但是一個人對於自己母親的認識，却沒有人能夠改正他。我們所有最確實的認識，無過於對於人的認識，正如保羅所說：『我所信仰的人，我很知道。』

我們所居的世界，有屬物的，有屬人的，而人的世界，要算是一個最實在的世界了。我們要知道這個世界，決不能單靠理性的方法，而必須藉着內見，直覺，同情，體諒，愛慕等等。所以就我個人說，我很願意把這個真理，應用於我的宗教。科學上尋求真理的方法是很莊嚴美麗的；牠所得到的成功已經是很光榮的；將來的希望，更是

不可限量。在人生方面，科學也佔到一部分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裏，我們不能靠託別種的方法。但在尋求真理其道多端的宇宙裏，我却不願意科學方法來包辦。有些事情，非愛不能瞭解的，愛不止是一種情感而已，也是一種認識的方法。牠是達到真理的一條途徑。有許多知識，除了愛是不能得到的。

(三)達到真理的另一條途徑是精神的探險。試將我們思想過的事情放在一邊，並將我們試驗過的事情放在另一邊，這兩種當然是同樣重要的。有些事情，我們可用思想去解決，更有些事情我們不能用思想去解決，而必須用力量去試驗。例如我們要把世界重新組織，使能永弭戰爭，長保和平，這事是不是可能的？這個問題總算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罷。但是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用論理的方法求出一個答案來，須要憑着信心去試驗。我們必須有奮勇不屈的精神，盡我們的力量去提倡，去試驗，不因暫時的失敗而終止，直至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在這樣的事情上，祇有用這個方法可以證實一個問題。又如我們現在知道奴隸制度在美國是不必要的，但在一個時候，我們却不知道。我們不能單用論理的程序來知道；靠着我們祖先的精神的奮鬥，我們才

明白了這個道理。

現在如有人說，你能不能爲我證明這個問題，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有上帝信仰，有失了生命才能得到生命的根本律法，有己所欲者先施於人的倫理原則，這樣的生活是不是值得的？我當然不能用論理的方法來證明。我們祇能用信心去試驗這種生活。又如你怎麼知道你和你的夫人結婚以後的快樂？這也不是一件論理上的事情。這是一種探險 Adventure。又如你怎麼知道你能成功一個合于科學原理的醫家，並且能行之數十年而樂此不疲呢？這事你也不能預先證明。這是一種志向，一種探險。矢志爲貧民服務的愛滕斯 Jane addams 女士自覺已獲得快樂的真訣，而視縱情逸樂的女子爲人生極大的痛苦與不幸，這又豈是邏輯所能證明的呢？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探險。是有不可動搖的實在存乎其間。

我們看見思想上未曾受過訓練的人民，却保有着一種很豐富，很活潑的宗教。他們的智識並不發達，他們不會把他們宗教弄成合理化，然而他們宗教生活之活潑豐富，實在足動我們的傾慕。他們對於美的感覺，他們的憫憐別人，他們精神上冒險的能力

，使得他們在靈性界裏上天下地的飛騰着，而我們自命爲思想發達的人，則如棲於壻中的雞雛，雖有翅膀，不能飛翔，比較他們實在有愧色了。

（四）達到真理的又一條途徑是『想像』。譬如問鑽石是什麼？你必要說鑽石是炭素的結晶，其中每個炭素的原子，被其他四個原子包圍着，成一個四稜體，這四稜體層層密接，彼此相成，而成晶體的全部。不錯，鑽石的結構確是這樣。但是現在要請一位剛纔訂婚的女士解說她手指上的鑽石，再請一位舉行結婚五十年紀念的老太太解說她手指上的鑽石，是不是像上面所述的那樣呢？決不是的。如果叫她們敘述起來，她們必不會用科學的名詞，而必定另有一種意境——想像。她們這樣敘述，實在比所謂炭素，四稜體的說法，更爲真切，更能發揮與人有關的重要意義。

描寫一種事物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科學的分析，一種便是想像；要獲得真理的全體，二者缺一不可。一位天文學家會用精密的數學方法解說『日出』；但在莎翁的劇本裏，勞彌阿Romeo說：『他（指太陽）蹣着腳踵，站立在朦朧的山巔上。』這不是科學的，但却是真的。一位氣象學家會計算各種的氣壓而推測風的來源；但是饒賽狄

Christina Rossetti 說：

誰看見微風吹動？

不是你也不是我，

但當那落葉蕭蕭時，

風就在那裏吹過。

誰看見微風吹動？

不是你也不是我，

但當那樹梢搖曳時，

風就在那裏吹過。

這也不是科學的，但却是真的。以上兩種方法，你不能單用第一種。如果你不願用

第二種，你就不能把你經驗的最深處道出來。我們不能把宗教弄成理性化，並不因為宗教是非理性的，却是因為牠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好比人建築了一座四面皆窗

的房子，却在心理上覺得只有一面可以看得見外面的景象，並且可以信得過的。不知道我們的生活實在也是四方皆窗；有美的感覺，愛的情感，精神上冒險的本能，和內部的想像力。除非我們能把牠們統通運用起來，我們不能看見真理的全部。

我們所稟賦的認知宇宙真理的性能既有多種，我們怎能僅止選擇理知一種，而謫牠爲求得真理的唯一法門呢？科學家與哲學家都不敢取這種態度的。不錯，理知對於其他方面所發見的有否決權，但我們從美的感覺愛的情感……中所見到的，我們斷不能貿然的說是不合理性，所以不能相信。我們不能用理性證明的事，世上很多。同時我們不能用美感愛情……證明的事也同樣的繁夥。但是理想所能證明的事，並非宗教的深處。宗教的深處是在人生之內，是在我們與上帝確實發生父子關係克敬克虔而彰顯內在的無上能力。凡欲達到這樣的境界的，必須運用自我全部的稟賦，徒恃理性，斷難成功。

第一篇 宗教是什麼

(克利 A. Bruce Curry 著)

就余所知，宗教是我們內面的至高至善與外界的至高至善之契合；換句話說，就是：內心中所發現的上帝之尋找外界所發現的上帝。我最愛下面關於宗教的一段解說，說宗教是『我們內面的無限企圖與外界更大的無限相接觸相交通之一種不朽的追求。』不過我的意思以為牠還不止是一種追求而已，在牠裏面實已含有一種造詣，足以督促我們繼續不斷地去尋求更大的實在。記得有一次，我和幾位醫學界的朋友討論宗教。他們起初認宗教在現代的世界已經沒有牠的位置了；但是後來聽了我所解釋的關於宗教的意義，也承認牠在智識上和道德上仍有其相當的價值。現在我就把我的宗教觀來伸說一下。

(一)

在我的宗教觀裏面，包含一個新的上帝觀和新的人性觀，因而也就包含對於神人關係的一些新結論。假使我們從物質中的原始能力推究起，在那推引電子和陽電子使之運動的原力的作用中，有一種顯著的特性，就是牠的作用不是偶然的，變幻無定的，狂亂的；却是齊一的，規則的，有條理的，換句話說就是『理性的。』這理性從何而來

的呢？並不是外面另有一個上帝在發號使令。這理性就在原子裏面，在能力所表現

的石頭樹木和人裏面。不但如此，在能力表現的全部過程中，我們處處看得見一種必

然的跡象，就是牠是步步的在發展——從簡單的機體發展到複雜的機體，從低等的組織

發展到高等的組織，從感覺力遲鈍的發展到感覺力敏銳的，從不善適應環境的發展到善

能適應環境的。這個發展的過程，似乎都是循着某種方向進行的，並且都像是有計劃

和目的似的。所以我們解釋宇宙，認為是『有組織的力之理性的，有目的表現。』

這就無異於把牠人格化了。因為我們描寫我們的人格，還能比這個『有組織的力之

理性的，有目的的表現』更確當的嗎？柯教授 Prof. G. A. Coe 常說：『我們把人格

歸給上帝的困難，其原因在於我們沒有明晰瞭解所謂人格的意義。』所以，我們所稱

為上帝者，他與宇宙的關係，正如我們的人格和我們身體的關係一樣。我們問『上帝

在那裏？』如同問『我的真我在那裏？』一個人的人格當然不止表現於他的身體的

任何一部的；但其表現於聲音容貌言動上的，比之表現於手足髮膚的，更為清切活躍。

而且人格所表現的並不限於一個身體，實能超越時間和空間。同樣，上帝也並不限